



灯笼火把、鞭炮香烛是体现家乡年节浓烈程度的一大重要标志。不知为什么,在皖东家乡人的口语中,总是把生活中与打击毫无关联的一类事情冠之以“打”字(好像这样讲更要紧与更带劲似的),诸如把挖塘泥叫作打塘泥,把挑猪菜称作打猪草……他们又能把人们过年过节提着灯笼东游西逛的玩耍过程唤作“打灯笼”。

“打灯笼照舅舅,舅舅藏在门后头,打灯笼照姨娘,姨娘骑在墙头上”形象逼真,诙谐生动。它本身既是歇后语“打灯笼照旧(舅)”的原始母版,同样也是我儿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一段顺口溜。其描述出来的场景恬淡自然,活灵活现,活脱脱就是过年期间娘家亲人挑逗自家小外甥嬉戏玩耍的一幅活色生香、温馨可人的生活画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老传统,老习俗还在广大的偏僻农村延续着。一年间,几个重大节日里,人们自娱自乐,放几挂鞭炮、撂两回火把、玩个龙、舞个狮、跑个旱船、踩几趟高跷,还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乡人们最看重的过大年期间,总要想办法扎出几个灯笼让家里亮堂堂,让自家孩子好好地喜庆喜庆,给物质匮乏的大年添光增色。

好像这是父亲的专利与责任一样,每逢过年,他总觉得由于自身的亏欠,一年到头有啥地方对不起自家仔们似的,总要做些适当的补偿才觉心安。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总是挖空心思,想着点子竭力为平日里陪着自己苦熬清寒日子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好让孩子们在大过年的几天里好好地乐呵乐呵,以此作为年终岁尾的一种弥补。家里没有拿闲钱买玩具的可能,想来想去,只能因陋就简,依靠自己的一双巧手为孩子们带来些许欢乐了。他吩咐妈妈上街捎两张毛把钱一张的廉价软白纸,亲手操刀到家门口的竹林里挑选几根粗细均匀的细竹竿,翻箱倒柜寻来粗细铁丝与薄木板,拿来石刀、剪子、老虎钳……开始劈竹、削板、裁纸、打浆糊,事无巨细,有条不紊地忙乎开来,精心地为孩子们扎起了灯笼。



## 打灯笼

□作者:吴传银

家乡的灯笼可没有如今每逢重大节日张灯结彩时挂出的富丽堂皇的宫灯、玲珑剔透的纱灯那般精美、庄重。它就取材,用料简单,大都是庄户人家自身拥有的,再普通不过的细篾片、粗铁丝、小木板、软白纸,再加上一颗坚硬粗壮的大铁钉,做出来的灯笼有方、有圆、还有形如瓜状的,颜色也惯常是一马的纯白色,顶多有巧巧的人家用红纸剪出两个花鸟虫鱼、小猪、小鸡之类的图案粘贴在上面,作为新颖漂亮的点缀。即便是这样粗陋简单,在幼小的孩子们眼里也是再好不过,宝贝不得了的东西了。

一个完整灯笼是由灯笼架和灯笼罩两部分组成。一般是先做灯笼架,再糊灯笼罩。把薄木板砍成巴掌大圆溜溜的形状作为灯笼底座,正中心贯穿大铁钉,尖头朝上,预备着插蜡烛用。再以铁钉为圆心的一条直径上等距离穿上两根粗铁丝作为灯笼的支架,把最上面两两分开的铁丝用老虎钳拧成麻花状当作拎手,一个简易耐用的灯笼架就这样做成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坚固的灯笼架倘若保护好的话,连续用上好几年都是不用替换的。

与灯笼架相比,灯笼罩可要娇贵许多,做起来可真要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它貌似简单,扎起来却实实在在是个费工费时的精细活儿。先把竹子截成一段一段,从自上到下用小刀小心地把它劈成寸宽样式的竖条,里外磨光,为了提高其柔韧度,需要在里层慢慢地刮,假如用小刀一不小心非常容易将其弄断。几次亲眼看到父亲用碎碗渣细细地磨它、刮它,稍不注意,锋利的篾片和碗渣就把他粗糙的大手立马割上个口子,弄得鲜血淋漓的,虽然被疼得“嗷、嗷”有声,但他依旧照磨不误。将磨好的篾片小心翼翼地弯曲,牢牢地拴在用细铁丝弯成的两头圆形的小铁圈上,做成椭圆形瓜状体,上面糊上一层透明的软白纸,整个灯笼才算大功告成。

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做好的灯笼被高高地挂在上墙上,一般总是要等到每年除夕全家人吃过年夜饭之后才能真正地玩到手。那时的农村,乡里乡亲的一般都窝在家里热热闹闹地过大年。村庄里人丁兴旺,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他们平时家常过日子总是东家帮,西家顾的,相互之间不分彼此,关系和谐,串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年夜饭后,更是急不可耐,根本等不得第二天相互拜年的时辰,趁着这一年一度难得的守岁空闲,迅疾地从山墙上取下灯笼,点上红烛,打着灯笼,带上孩子东一家,西一家地串门唠嗑、扯闲篇去了。鞭炮过后,伸手不见五指的乡村除夕夜晚格外的寒冷,甚至偶尔还让人感到有些许凄清。正疑虑恍惚间,陆陆续续有人打着灯笼走出家门,先前是一盏、两盏,随后的十盏、百盏……无数盏灯火次第呈现。彼时,村村队队灯笼遥相呼应,远远近近烛光闪耀,虽似点点寒星,影影绰绰,忽隐忽现,但它却像漆黑夜晚盏盏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温暖与希望。

那年月,在乡村,每年的除夕之夜到正月十五元宵,人们夜晚出门走路、游玩,打着灯笼正是在唱着主角,盏盏灯笼默默浸润着家庭浓浓的烟火味儿,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新年的到来。

# 一条河流的行走

□作者:程学武

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一个人站在滁河岸边一个叫蒋夏的古渡口,在一棵华盖如云的千年朴树下,静静地凝望着不急不缓的河水。河对岸,有横穿苏皖的渡轮,来来往往不停地轰鸣着、忙碌着,周边有两三个人,悠闲地徘徊在岸边。

东南相望,底若大陆,如壶之口,丸泥可封,是涂塘堰之形势,其曰涂塘,是塞滁水以为塘堰也。

战争的风云,让不急不缓的河水,成了阻击敌人的有效屏障,滁河也因此成为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要地。

静静眺望蜿蜒曲折的河流,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每年五至八月间的江淮雨季,却是滁河最为泛滥的日子。那段日子,连绵不断的阴雨,时而如注,时而淅沥,昼夜不停。有时一夜间,沟渠池沼盆满钵溢,地势低洼的滁河上游,四面来水,如脱缰的野马,拥挤着,喧嚣着,直奔而来。不堪重负的河堤,随时都有决堤的可能。一夜间,两岸百姓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乱,或举家到大堤防汛,或忙着搬家移物。

翻开《滁州水利志·水旱灾害》,关于滁河洪灾的

记录令人惊心动魄。自元朝至治元年开始,有记载的滁河水灾就达八十次之多。平均下来几乎每六年发生一次,破圩、溃堤等大洪灾多达三十一次。居于滁河中段的大圩之一的皇庆圩,终元朝一代,不但没有为元政府带来收益,圈好的皇庆圩受雨季滁河洪水的侵害,只能是荒圩一个,最后变身为鸟雀燕子的栖息地。因此,皇庆圩历史上又有“燕雀湖”之称。

据地方志记载,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滁河沿河虽然河埂加宽,河堤完整,但梅雨季节,河水泛滥,滁河河堤仍管不住波涛汹涌的漫漫洪流,破圩、溃堤成了滁河水患的家常便饭。历史上,人所共知的灾年就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夏,大水,圩尽破。万历十四年(1586年)夏,大水,公私庐舍倾覆者多达20多起。安徽省境内的全椒县,10年就有8年受灾,旱涝交替,饥饉频繁。“大雨破圩遭灾殃,天旱无收饿断肠”。

因此,每年夏季的防汛,便是滁河的一项重要内容。两岸百姓通过开挖朱家山河、马汉河分洪道等措施,治理滁河。尤其是1969年,苏、皖两省联合进行滁河的综合治理,开凿了驷马山干渠,疏浚和渠化滁河,建立有机的排灌系统,并结合改善滁河航运,实现渠化通航。虽然滁河在人类强大力量的干预下暂时被征服了,但河水仍如桀骜不驯的猛兽,不时会奋力挣扎,表现出潜在的巨大能量。

梅雨季节过后,天上雨水减少,上游来水陡减,沿途曾经被水淹没过的宽阔水道,此时仿佛潮起潮落后的海边滩涂,一片泥滩,浩浩荡荡又变成了茫茫的湿地沼泽,只有相对较低的地方才有一缕缕细流在静静地流淌——滁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古人有逐水而居,依水繁衍生息的生活法则。沿河两岸星罗棋布的村落见证着滁河的千年记忆。古街、古楼、古树、古路、古井融为一体。黑色的屋瓦,古朴的窗户,整齐的砖墙,以及被墙下水波拍打了无数年所留下的水痕,见证了岁月的印记,弥漫着古色古香的味道。全椒的襄河镇、滁州的乌衣镇、浦口的汤泉镇、六合最古老的渡口瓜埠古镇,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滁河的传说。

几千年来,滁河两岸的子民,一波一波地走出,浩浩荡荡地洒遍了华夏大地,传承和繁衍了江淮之间的灿烂和光华。两岸人才辈出,涌现一个又一个文化大家和廉吏、能吏,全椒的吴敬梓,滁河岸边陈浅乡的憨山大师,滁州乌衣镇的一品提督吕本元,浦口汤泉镇的明代刑部尚书张瑄,这些滁河孕育的千古人才,或革除弊政、惩恶扬善,或救国



## 一

一个城市因一条河而命名,滁州就是其中之一。翻开历史,三国时代,那时的滁州无名,“涂中”即指滁州。滁河前身,初名“涂水”,后称“涂河”,直到隋唐始名滁水、滁河。从“涂水”到“滁河”中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曲折。

这条滁州人的母亲河,从百里以外肥东县一个叫梁园镇的地方,在一路葱郁和冷静中缓缓而来,流经269公里,玲珑而又秀美。滋润着沿岸广袤的土地,最后进入江苏六合,再折而向南经瓜埠汇入长江,流向大海,联通着大地宽广的胸襟。

同浩瀚的长江相比,滁河只是他众多支流中,一个不显眼的“小弟”。除了汛期,一年四季,粼粼的水波倒映山的情影,沙滩、鹅卵石、水草,铺垫一幅意境幽远的图画,像极了位不事不抢的绅士,简单而又热爱生活。从事多年滁河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滁河上游陡直多源,下游蜿蜒曲折,唯中游,地势低浅、宽泛,水流湍急。多年的人工改造,主要集中在中游,因此,滁河的历史与变迁主要指的是滁河中游的历史与变迁。

然而,历史的风云,总是在波诡云谲间,在滁河频频上演。一个又一个传说,让人唏嘘感叹:楚国令尹子囊率舟师沿滁河去攻打吴国的棠邑;伍子胥遭楚平王追杀,渡滁河过昭关。《宋史·虞允文传》也说,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允文命别将“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

尤其三国两晋时期,被称为“涂水”的滁河,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大约吴赤乌十三年(250年),东吴与魏交兵,吴王孙权遣兵10万,作堂邑(滁河下游今江苏六合)涂塘,水淹北道,以阻魏兵南侵。《三国志·吴书》也说:天纪三年(279年),西晋大军伐吴,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进逼金陵。翌年2月,吴主孙皓遣使献玺于此,“一片降幡出石头”宣告投降。

文中提到的涂塘,即滁塘,位于滁河中游,今滁州市南谯区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交界处,那时,吴魏在江淮地区对峙,吴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作涂塘,即在滁河上筑堰截流蓄水,平时蓄水兴利屯田垦殖,战时“以淹北道”,阻挡魏军南侵。晋代后涂塘废止,直到五代时再次被利用,成为瓦梁堰。《舆地纪胜》载: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全椒知县王璵,曾到瓦梁城,观察瓦梁堰,并作文记之,曰:“滁河而上数百里,巨细阡陌[阡]比,合五十四流湊[湊]堰,四顾满目,则中缺横断,群山回环,